

10326/224

〔苏〕·亚别利亚耶夫著



发光的人

— 科学幻想小说

地质出版社



发 光 的 人

〔苏〕亚·别利亚耶夫 著

陆肇明 刘元蓉 译

地 质 出 版 社

发 光 的 人

[苏]亚·别利亚耶夫 著

陆肇明 刘元蓉 译

责任编辑：王 扶

*

地质部书刊编辑室编辑

地 质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四)

地 质 印 刷 厂 印 刷

(北京安德路4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6¹/₂ 字数：141,000

1981年9月北京第一版·1981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600册·定价0.70元

统一书号：10038·新10

内 容 提 要

亚·别利亚耶夫是苏联著名科幻小说大师。曾被人们誉为苏联的凡尔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曾翻译过他的作品《水陆两栖人》《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等。

《发光的人》收入了著名中篇小说《永恒面包》和电影文学剧本《发光的人》。

《永恒面包》描写了一个科学家的悲剧。勃洛耶尔教授发明一种无休止自行增长的奇异“面糊”。这一发明轰动全球，引起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尖锐的矛盾，差一点酿成一场世界性的悲剧。

《发光的人》写了尼古利斯大夫在小职员帕尔克尔身上做了一种试验，使得帕尔克尔精力过人。但谁也没想到，帕尔克尔每到夜里全身会熠熠发光，致使吓跑了他的爱人，经历了种种奇遇，尝尽了苦头。最后他被骗入剧团，当他演出需要发光的时候，亮光却突然熄灭。他又成了下层社会的普通人。

这两篇作品结构巧妙，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其科幻构思也十分大胆。在科学幻想小说史上，这也是比较著名的两篇科学幻想作品。

《探索者丛书》出版说明

为什么人类要登上空寂无人的月球，潜入万米以下的海底？为什么有人敢于扬帆驾舟、劈风斩浪横渡茫茫大洋，或者只身跨越无边无际的荒漠？在那毒蛇猛兽出没的丛林、在那冰天雪地的南北极又有多少勇敢的探索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

古往今来，无数的探索者之所以勇于献身，频创奇迹，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对于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是因为他们胸中燃烧着追求真理、造福于人类的烈火。为了追寻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真实面目，他们甘愿抛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莽莽的荒野，同野性未泯的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他们乐于在天文望远镜旁、电子计算机边渡过无穷无尽的不眠之夜。大自然的无穷奥秘，正是被这些勇敢的探索者一点一点地揭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人类征服了自然，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断被推向新的高峰。

没有探索，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当前，在建设“四化”，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我们热切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胆识、有牺牲精神的探索者，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树更多的丰功伟绩。

为此，我们出版了《探索者丛书》。

《探索者丛书》以普及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勇敢探索和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精神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

化事业为宗旨。

《探索者丛书》将为读者提供：世界著名的探险记和考察实录，以展示人类探索的业绩；百折不回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实业家、艺术家的文学性传记，以发扬光大他们的勇敢探索精神；生动有趣、科学性强的科普读物，以开拓读者的知识面；题材新颖、文笔优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和开阅读者的思路。

这一套以探险为主的《探索者丛书》由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肖建亨同志担任主编，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广大科学工作者、科普作家为丛书提供著、译稿件，殷切地期望专家和读者贡献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地质出版社科普文艺编辑室

一九八一年 月 日

目 次

永恒面包 1

发光的人 75

永恒面包

一 乡村新闻

一艘不大的渔船徐徐驶近费尔岛，它位于德国海的北弗里兰特群岛。这是一个秋天的黄昏。强劲的北风卷起凛冽的水沫，溅得渔民们满脸满身。这天的捕捞很不走运，渔民们冻得面孔发紫，个个愁眉不展。

“今年的冬天肯定来得早。”一位老渔民吸了两口短烟斗说。

“是啊，看来是这么回事。”青年渔民搭讪着。沉吟了片刻，又补充道：

“卡尔的渔网又被偷了，还是张新的呢！”

大伙儿顿时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偷东西的究竟是谁呢？

“依我看，准是汉斯干的。”青年渔民一口咬定说。

“汉斯？瞧你想到哪儿去了！”大家都感到吃惊。

汉斯如今已是年老体衰，终日病怏怏的，个儿又高又瘦，活象具骷髅，孤苦伶仃地住在一座荒废的灯塔里。

“汉斯？他连路都走不动啊！你有什么证据吗？”

“汉斯在发胖，这就是证据。”青年渔民回答说。

这倒是实话。最近几个星期来，汉斯的脸明显地变得又胖又圆，这莫名其妙的发福早就引起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

“听人说，汉斯在海边捡到了宝贝，是被海水冲上岸的。他有了宝贝还能不心宽体胖？”老渔民沉思地说。

“说不定汉斯在干走私勾当吧。”

“我敢肯定，”青年渔民固执地说，“汉斯准是偷了我们的网和鱼，卖了钱才养得这么肥头大耳的。你们发觉了没有，他常半夜里鬼鬼祟祟地出门去。他干什么去了？这里面准有鬼。”

大伙儿跟青年渔民争辩着，不过他的话显然也打动了不少人。渔船在古老的灯塔附近靠岸后，有个渔民提议道：

“怎么样，咱们上汉斯那儿走一趟，看看他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可以取取暖，顺便也好摸摸他的底细。”

“好极了！”青年渔民劲头十足，麻利地卸下鱼，收拾好渔具。

灯塔的一扇小窗透着亮光。汉斯老头还没睡。他殷勤地接待这群来客，请他们坐到半塌的壁炉旁烤火。

“今儿鱼捕得怎么样啊？”他攥着青筋暴突、十指如钩的双手问。

“糟透啦。”青年渔民回答。不走运的捕捞加上坏天气，弄得他牢骚满腹，正想找个人出气。“你倒好，没完没了地发起胖来，汉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头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

“你也在发胖啊，路德维希！”他回答说。

“这扯不到我身上。人家是用自己的网捕鱼卖钱，即使他发胖又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倒是给大伙儿讲讲呀，讲讲你既不干活又能长胖的窍门儿，说不准我们往后也可以守着暖烘烘的壁炉烤火，再也不用出海去弄一身风湿病了。”

汉斯十分局促不安。他瑟缩着身子，一会儿搓搓手。一

会儿耸耸肩。大家都发觉老头儿神色有些慌张。那些本来将信将疑的人，这会儿也认准他心中有鬼了。

“应该搜查一下，”棕黄头发的弗里斯咬着另一个渔民的耳朵悄悄地说，“瞧我的！”接着他调转脸朝汉斯说：“你住在这所破房子里不害怕吗？要是东北风刮猛了，房子准会塌下来把你压成个肉饼儿。”

“这儿的墙壁挺厚，还不至于吧。”汉斯答道。

“万一压死了呢？”弗里斯继续追问，“你年纪大了，也许不在乎，可人家会来追究我们的责任。追究干吗不事先采取安全措施。还会把大伙儿抓去审问呢。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房子。”

“干吗要检查？”汉斯张惶失措起来。他心里已经明白，客人们肯定对他起了疑心，这次造访也绝非偶然。

“赶明儿天亮了你们再来吧，那时你们爱怎样检查就怎样检查。”

“干吗要等明天？现在我们就可以检查嘛！”

“眼下黑咕隆冬的，楼梯又坏了，说不准你们会碰个鼻青眼肿。说真的，干吗这么心急火燎呢！我在这儿整整住了五十年，难道连一夜都等不及了。”

路德维希已经明白了弗里斯的鬼点子，他立刻开始张罗起来。

“快点上灯。”

“灯？我连油也没有。”

可是弗里斯早就在圆形房间里摸索了一阵。

“油也没有？哼，这不是灯？油在这儿哪。老头子，你要什么滑头？”

弗里斯迅速灌了油，把灯点亮。

“上！”

众人站起身，跟着弗里斯走去。汉斯喘着粗气，磨磨蹭蹭地拖在最后。大伙儿在昏暗中沿着螺旋形的楼梯，踩着一级级已经磨损了的、湿漉漉的踏脚登上二楼。

二楼的房间里堆着乱七八糟的破烂，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剥落的墙头泥。风透过破碎的玻璃窗，直往里灌。灯光惊起几只蝙蝠，扑楞楞地沿墙飞旋，把尘埃和蛛网扇落下来。弗里斯仔细地搜索了每一个角落，用笨重的渔靴翻动垃圾，然后提起灯照着墙壁说：

“乖乖，好大的裂缝！”

不过他并没有找到一点儿可疑的迹象。

“上三楼。”

“那儿什么也没有啊！”汉斯说。但是弗里斯根本不听，径直爬上了顶楼房间。

这儿四面透风，秋风不但透过空荡荡的窗框，而且透过墙壁上巨大的缝隙直钻进来。

“路德维希，看样子你是弄错啦。”弗里斯悄悄说。

“等着瞧吧。”路德维希大声嚷道，悻悻地推了弗里斯一下，“把灯拿过来。这是什么？”

“不会是渔网吧！”弗里斯也提高了嗓门，他认为这次拜访的目的似乎不必再保密了。灯光照见搁架上一只瓦罐，罐口用木板盖着。

弗里斯掀开木板朝里望望，只见罐里装着一种粘乎乎的东西，很象青蛙的卵。

“走吧，路德维希，这大概是发了馊的什么玩意儿。我刚才就跟你说过，这回你是错定了。”

路德维希这时也在埋怨自己，后悔不该干这件蠢事，现

在大伙儿都会笑他是个傻瓜了。他磨蹭着，憋了一肚子气，突然将汉斯从黑暗的角落里拖出来，恶声恶气地冲着老头儿喊道：

“这瓦罐里装的什么？”

谁也没有料到，路德维希的问题竟然把汉斯弄得狼狈不堪。老头儿一下子显得异常紧张，下巴直打哆嗦。他语无伦次地支吾了几句便住了口。这可引起了大伙儿的好奇心，谁都想知道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名堂。

“你干吗不吭声？”路德维希追问道，“你知不知道，为这个会把你抓到什么地方去？”他从汉斯的狼狈相中得到了启发，信口胡诌起来。

“求求你们，别追问我吧。”汉斯吓得压低了嗓音说，“我没干坏事，可是我发过誓……”

众人更加目瞪口呆，无意之中竟碰到了一桩神秘的事儿。路德维希洋洋得意起来，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瓦罐，吩咐弗里斯在前面照路，回到底层。

“看来，这事可比找失窃的渔网更来劲。”他兴致勃勃地对弗里斯说，一边把罐子放在靠壁炉的桌上。

“现在，”他朝汉斯说，“你得把这一切源源本本地讲出来。”

“可我发过誓……”

“要不就抓你去坐牢。”

“为什么？”

“就为这桩事呗。我们对你早就怀疑了。你不是无缘无故发胖的。”

“难道你们都知道啦？”

其实路德维希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这个秋天的傍晚，



他却突然显示出一种密探的天才。

“当然，我们全都知道了。”他十分肯定地说，“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我们也许可以不送你去坐牢。”

老头儿绝望了。他耷拉着脑袋，沉默了一会：

“我发过誓，我不能给那位怜惜我这孤老头的大恩人添麻烦。不过，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勃洛耶尔教授送给我的‘永恒面包’。”

如果说路德维希具有密探天才的话，那么这种职业的实践经验他却少得可怜。他一下子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大惊小怪地问道：

“永恒面包？这是什么玩意儿？”

汉斯见他真诚而吃惊地提出这个问题，又听见其他渔民发出了一片惊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根本不知道“永恒面包”的事啊！他们到这儿来显然是为另外一件事，只不过碰巧揭开了他应严守的这个秘密罢了。要是他刚才没有提到教授的名字该有多好！可是要改口已经迟了。汉斯一下子感到浑身无力，颓然坐到凳子上。

“你们听我说。我把一切通告诉你们……”

二 幸运的汉斯

“我很穷，而且还常常挨饿。”汉斯老头这样开始招认，“一天傍晚，我饿得有气无力，连门也跨不出去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勃洛耶尔老教授，你们都知道，他就住在离咱们村不远的地方……”

“知道，知道，你快往下讲吧。”弗里斯急不可耐地打断了汉斯。

“勃洛耶尔教授跟我说：‘汉斯，我能让你吃饱肚子，叫你一辈子不愁吃的，不过你得发誓不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我就发了誓。”说到这里，老头心情沉重地长叹一声，

“可是，现在我却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勃洛耶尔从外套里掏出一个罐子，递给我说：‘罐子里装的是永恒面包或，者叫面糊。你只要吃半罐，一整天都不会感到肚子饿了。这面糊会自行增长，一昼夜之后又会变成满满的一罐。你不用怕，汉斯，’教授说，‘这种面糊毫无毒性。别瞧它样子难看，其实是营养丰富，味道可口的食品。你不妨尝尝看。’我不敢尝。这时教授就自己吃了一口，说：‘你瞧，我不是好好的吗？’他把罐子留给我，叮嘱我常常到他家去，告诉他我吃了面糊后有什么感觉。然后，他就走了……”

渔民们听得聚精会神，脸上不时露出紧张而诧异的神情，不少人呆呆地张着嘴巴。

“后来呢？”弗里斯问道，他在椅子上不安地躁动着。

“我犹豫了很久，不敢去碰那面糊。”汉斯继续说，“它太象青蛙的卵了，看着真叫人恶心。好几次我走到罐子前想尝尝，但实在忍不住恶心。我饿得睡不着觉，天麻麻亮时，胃开始痉挛、抽痛，这时我才铁了心：反正是一死……我舀了一汤匙面糊吞下去。啊，味道真的挺好，很象烤苹果粉的味道。真怪，转眼功夫肚子就饱了，也有力气了。教授送给我的简直是件神奇的礼物！我心里默默向他道谢，接着便倒头呼呼睡去。一觉醒来，精神十足，连病痛也象好了不少。”

“那么面糊呢？你看过面糊没有？”

“我只吃了小半罐，所以没等天亮面糊就已经满到了罐口。打那以后，我就不愁吃了，身体也胖起来。”

大伙越听越神，一个个呆若木鸡。可是老头刚一讲完，

大伙儿便骚动起来。他们议论纷纷，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乱蹦乱跳。

“这成了什么啦？不是很象神奇的桌布^①吗？……”

“是啊，要是我们有了这件宝贝，活在世上就啥也不用愁啦。不用耕地，不用出海——只管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往嘴巴里塞面糊……”

“咱们这个鬼地方连土豆也长不好……”

当最初的激动情绪略为平息之后，大伙儿又产生了怀疑。这可能吗？别是老汉斯在胡编吧！“永恒面包”的神话听起来实在太离奇、太神妙了。

“老头子，你不是胡说八道吧？”路德维希厉声问。

“我干么要胡说八道？我可以当场吃给你们看。”汉斯用汤匙舀了一大团粘稠的面糊，津津有味地吞下去。

众人屏息凝神地瞧着他，仿佛在看他吞吃活蛇似的。

“有谁想尝尝吗？”

但谁也没有这个胆量。然而疑云消失了。大伙儿对这桩奇事重又议论纷纷，对幸运的汉斯不胜羡慕。

渔民们迟迟不归家使村里的女人孩子着了慌，他们东寻西找来到这里，不一会儿就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近半夜时分，这桩奇闻已经传遍了整个渔村。人们七嘴八舌地一直谈论到天明。大清早，太阳还未出山，就有一群群名副其实的朝圣者，不断地向古老的灯塔涌来。人人都想见识一下奇异的“永恒面包”，看看它一夜之间长了多少。弗里斯和路德维希在瓦罐旁守了一个通宵，因此现在成了见证人，他们证明“面糊”真的会象发酵的面那样“爬上来”，一直爬到罐口。

① 指童话中讲的那块能自行冒出餐具食物的桌布。

弗里斯第一个下决心尝了“面糊”，他证明“面糊”果然又可口又耐饥。

塔楼的这间圆形小房间里，破天荒头一遭聚集了这么多人。这儿正在没完没了地开会。渔民们一想到汉斯独占着这件宝贝，心里就有些愤愤不平。经过一番长久争论，他们决定派个代表团去见勃洛耶尔教授，详细打听一下“面包”的事儿，并请求他把这种“面包”分赠给大家。弗里斯、路德维希以及村里识字最多、读书最多的教员奥托·魏斯曼当选为代表。汉斯请求他们把他也带去，好在教授面前替自己洗刷一番。

勃洛耶尔教授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他那本见解独到的生物化学著作使他誉满全球，曾引起欧美科学家们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前，这位依然老当益壮的科学家突然出人意料地辞去了柏林大学的讲学工作，如他自己所说，远走高飞去“隐居”了。他选了一个远离京城的费尔岛，建造了一所不大的住宅。他曾经对知己朋友透露过：他脱离“红尘”是为了在实验室里从事研究，解决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但这究竟是一项什么课题，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

“在我们那些大学里，”他痛心地对朋友们说，“只能按照模式进行工作。任何独创的科学主张都会引起恐惧和担心。助教、学生、实验员、副教授、记者、校长甚至还有教会代表全都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在这种环境下还能从事什么科学革命！早在你搞出什么名堂以前，就先被讥讽、阴谋给断送了。可我在那儿就能自由自在。任何人都不会知道我经历的失败，而最终的成功将说明一切。”

就这样，他脱离了“红尘”，断绝了一切来往，甚至包括与外界的通信。